

韩生学 著

中国独生子女家庭调查

一部记录失独者生存状况的「史记」
一部感恩亲情、舐犊情深的沥心之作
三十多年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回眸与反思

著名作家 王跃文
人口学家 梁中堂

联袂推荐

中国独生子女家庭调查

韩生学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失独家庭调查/韩生学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7.3

ISBN 978 - 7 - 5014 - 5647 - 5

I. ①中… II. ①韩…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4165 号

中国失独家庭调查

韩生学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书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张: 11.62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647 - 5

定 价: 45.00 元

网 址: 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啄木鸟杂志社发行部电话: 010 - 83901941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引子 他们的痛期望你懂 / 1

第一章 独生子女：一个时代的符号 / 7

- 邓颖超来信说孕事..... 8
- 在领袖忧虑里呼之而出 11
- 走向“一胎化” 14
- 生命中那本红色的“证” 17
- 贡献，立于天地 23
-

第二章 生命无常，多少幸福在泪水中塌陷 / 26

- 病魔，让美丽生命悄然止步 26
- 天灾，生命的另一场杀戮 37
- 自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42
- 过劳死，脆弱生命的又一道咒符 50
- 凶杀，伸向无辜生命的罪恶 54
- 车祸，碾向天堂的残忍 56
- 火场，吞噬生命的无妄之灾 60
-

第三章 猝然失独，怎一个痛字了得 / 67

寄往天堂的信	67
靠两个 QQ，活在“母子”的世界里	75
代亡儿发短信三年	81
“爸爸”、“妈妈”和“狗儿子”	90
半个馒头的“诉说”	100
大年夜，她踟躅在无人的街头	103
在失去孩子的痛里疯掉	108
一声“妈奶”，叫人泪流满面	116
再生养，难以承受的责任之重	124

第四章 家之痛，国之殇 / 130

子嗣链条轰然断裂	130
无处安放的余生	136
孩子走了，病来了	141
送走了孩子，送不走的债务	144
好想有个家	147
人才的损失	152
该如何为他们养老埋单	155
人口安全又添新愁	157
摇摇晃晃的文化传承	164

第五章 忍痛自救，人性的光辉如此美丽 / 167

试管婴儿，用老去的身体弥补遗憾·····	167
妈妈，流着泪向前走·····	171
失独协会施放人间第一爱·····	175
“江城好妈妈”缔“连心家园”慰失独·····	181
捂着丧子之痛去为他人疗伤·····	186
“儿子留下的，就是我的事业”·····	192
“总有生命替你活着”·····	198
与青蒿素有个约会·····	209
换一种方式，替孩子活在人间·····	216
他“做”成了今天的“太阳”·····	221

第六章 表达诉求，只为一份理解和尊重 / 233

寻找制度的温暖·····	234
六上北京·····	238
7758 人的共同呼吁·····	248
失独群体中不一样的声音·····	251
她只想“美美地做女人”·····	255

第七章 以爱之名，总让人感动 / 262

失独天空里那一抹最暖心的“霞”·····	262
用理性的灵光为失独问题导航·····	266

飘飞在失独群里的美丽天使·····	274
恒爱家园，我温暖的家·····	284
活在父亲的生命里，爱永不止息·····	294
她们和亲闺女一样亲·····	299
“暖心年夜饭”温暖23座城市·····	302
关怀从四面八方走来·····	309

第八章 国家担当，用阳光抹去阴霾 / 313

呼声从人民大会堂传出·····	313
“全面两孩”，让一个时代谢幕·····	325
修法，全社会瞩目北京·····	328
用制度手杖撑起失独余生·····	334
但愿“全面两孩”的美丽世界不留遗憾·····	342

后 记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 346

引子 他们的痛期望你懂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消息传出，数千万家庭举杯相庆。然而，有一个特殊群体，五味杂陈。他们就是过去严格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只生一个孩子、如今这个孩子意外死亡的失独家庭。

失独，出现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大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多。卫生部《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及其他有关资料做过统计，目前，我国至少有失独家庭100万个，且以每年7.6万的数量持续增加。

这些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面临生活照料、大病医治、养老保障、精神慰藉、后嗣传承、丧葬善后等各种困难。“全面两孩”政策一公布，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他们对未来更担心，对养老更恐惧，对关怀更渴求……

于是，他们找到我，不无忧虑地对我说：“我们只希望‘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我们的痛有人能懂……”

痛有人能懂！体味着他们的话，我突然想起了印象非常深刻的几段关于痛的故事。

2015年12月5日，我在北京刚参加完一场失独老人的聚会，便收到这样一条短信：“又一个苦命人——‘大胖’（网名）走了……”

随短信发来的还有一段复制的聊天记录：

想找个宾馆喝药，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

千万不要啊。

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

你说。

有点儿愚昧的问题。

能一起聊愚蠢问题的朋友，很难得的。

在家里选择死亡还是在外边宾馆？

都不行。

啊？

反正你欠我一顿酒，以后有机会喝完酒再告诉你。

怕是没机会了。

读完短信，我心里如刺痛般难受。脑海里顿时呈现聚会时的情景。他们中谁是大胖？仿佛每个人都是，又仿佛每个人都不是。

发短信的朋友告诉我，大胖是一个要强、自信的女强人，因为有点儿偏胖，她就给自己取了这个网名。她在北京的生意做得很好，赚了不少钱，日子过得也幸福。然而，2013年6月，一场疾病夺去了她唯一的孩子，从此她一蹶不振。

不久，她主动与丈夫离婚，让他去与别的女人结婚生子。而她自己，停止了一切生意，把剩下的货物廉价转卖，把房子低价出让，共得现款607万元。然后，一分不剩地分给各位亲朋好友，多的分到上百万，少的也有十几万。

当她将这一信息在群里透露时，当时就有人给她留言：“你这钱分配得有点儿早。”

她却说：“孩子没了，一切都破灭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因为QQ群里的失独者时常会说这种绝望的话，所以大家只是相互劝慰，没太当回事。

2015年12月4日晚上9点左右，群里的兄弟姐妹们突然发现大胖退群了，感觉不是个好兆头。他们给她发短信，没有收到回复；随后打电话过去，也无人接听。

第二天早上，群里传来消息：大胖自杀离世了。

一个生活富裕、有房有车、有巨额财产的成功女商人，就这样从这个世界里消失了。

生活在广州市越秀区东湖西路湖滨小区的文姨和刘叔又是另一番情景。

1999年夏天，一场意外夺去了他们唯一的儿子。文姨在屋里哭了很多天，亲戚朋友劝导她，她哭得更伤心：“再也不会有人叫我一声‘妈妈’了。”刘叔也说：“没有孩子的家庭是不完整的。”为了这声“妈妈”和这个“完整的家”，他们决定尝试试管婴儿。在处理完儿子的后事后，47岁、已经绝经的文姨和52岁的刘叔走进了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的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

功夫不负苦心人。2002年年初，文姨成功怀上了一对龙凤胎。10月8日，一对健康的宝贝呱呱落地。此时文姨50岁，刘叔55岁。五旬老人诞下龙凤胎，整个羊城都为他们兴奋。

夫妻俩虽然为做试管婴儿用去了全部积蓄，家里一度陷入赤贫状态，但两口子还是十分满足，高兴地说：“一点儿也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随着孩子的渐渐长大，一家人生活变得更加清苦，夫妻俩开始为生计焦虑。文姨还越来越担心自己不会做饭了，因为孩子们总是嫌她做的饭不好吃。刘叔则说，自从两个孩子上了三年级，功课越来越难，自己又没办法给他们辅导，导致孩子成绩越来越

越差。

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懊恼：“很后悔生了这对孩子，其实自己是在害他们。”

沉重的生活压力和深深的愧疚，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2010年，亲戚们忽然发现文姨精神有点儿不正常了，于是将她送到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两个月后，文姨病情刚有好转，又轮到刘叔身体出了问题。2011年前后，夫妻俩的病情时常反复并有所加重。那段时间，他们好想将孩子送人。

2012年2月7日，文姨再次向朋友咨询：“我没能力养这对孩子了，找人收养有没有可能？”也就是这一天，她爬上了小区最高一栋楼的楼顶，准备跳楼自杀，多亏保安及时发现，将她拖回。对此，刘叔竟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说“她成天都是这样子”。因为文姨平时在家经常用头撞墙，“死了算了”的话也总不离口。

2012年2月10日凌晨5时许，文姨又一个人跑到楼顶，企图跳楼，再次被刘叔和邻居劝下。回到家后，为防止文姨再次出走，刘叔干脆睡在客厅守着大门。

不料，第二天早上6时许，文姨趁刘叔不注意冲出家门。刘叔见情况不对，连外衣都没来得及穿就追了出去，但已经迟了。当他追到楼顶时，妻子已经纵身跳下。

他伸出的手，僵在了空中。

此时，悲痛万分的他，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义，一气之下，也忍不住纵身一跳……

出事后，人们议论纷纷，说他们失去了孩子后又有了孩子，而且是一对双胞胎，按说，他们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生命。

可是，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

家住浙江金华的“心死奶奶”（网名），在别人看来，她比一般失独者幸运，因为儿子离世时给她留下个活泼可爱的孙子。

可是，她的痛又有谁能懂？她不但要忍受失去儿子的痛苦，承受抚育孙辈的压力，更要遭受同命人的排斥，还有小孙子天真但总让她心里滴血的一次又一次盘问。

那年春节，社区组织失独老人聚会，她带了孙子一同前往。看见孩子，有人直接质问：“你是不是成心带一个小孩来刺激大家！”

她也知道，失去孩子的老人们见不得小孩。可自己是孩子的奶奶，孩子的爸爸死了，妈妈改嫁了，自己不带谁带？

最后集体合影时，有人看见她抱着孩子站在队伍中间，竟大声尖叫：“请孩子离开——”

泪水顿时像断线的珠子哗哗滚落，她不得不拖着孩子躲到一边，忍不住失声痛哭。

但最痛的还是渐渐懂事的孩子总在她面前问一些令她伤心的问题：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而我没有？为什么爸爸不回来看我？为什么爸爸不给我买糖来吃？

这年清明，她带孙子去为儿子扫墓。磕过头后，孙子突然问：“奶奶，这里面睡着谁啊？”

“睡着你爸爸。”

孙子马上抱住奶奶，大哭：“奶奶，你给我打开看，我要带爸爸回家。”

闻听此言，她再也克制不住，扑倒在儿子的坟头，号啕大哭。

我之所以要列举这些悲痛的事例，是因为我只想告诉大家，要懂得痛，必须先了解痛。失独之痛并不只有一种。大胖痛在对未来的恐惧，文姨、刘叔痛在来自抚养的压力，“心死奶奶”痛

在各种痛的交织里……

北京一位叫辛欣的公益人士曾对我说：“我自担任关爱失独暖心行动的项目专员后，听了不少老人的故事，看了不少老人的眼泪，我以为我懂了。但是当我又一次被某个老人抱住痛哭时，我才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通过想象了解失独之痛。”

是的，我们永远也不可能通过想象去了解失独者的痛。每一个失独者守望的都是一个痛不欲生的生命，每一个失独者怀揣的都是一部痛苦不堪的历史，每一个失独者承载的都是很多个痛心疾首的故事。我们只有走近他们，走入他们的内心和灵魂，才能感知那不为人知的一切。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辗转大江南北，一次又一次走近这一群体，一次又一次走入一个个家庭，一次又一次走向一位位老人，与他们面对面，心交心……结果，我触摸到了很多很多。

如今，我只是希望，在“全面两孩”实施的岁月里，大家能与我一道走近这个群体，走入这些家庭，走向这些老人，去共同探求那欲说还痛的失独之因，体味那侵入灵魂的失独之痛，触摸那殃及家国的失独之殇，感知那动人心魄的自救之路，理解那百折不挠的诉求之举，领略那爱潮涌动的关怀之美，守望那冉冉升起的政策之光。

第一章 独生子女：一个时代的符号



不知是得益于五千年独特文化的滋润，还是因为占有了适合人类繁衍生息的这片丰厚土地，栖住在喜马拉雅山背面、沐浴着儒家文化的伟大民族，其繁衍速度为世界任何一个民族所无法比拟。即使在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年代，其人口的净增速度依然位居世界前列。

据古籍记载，早在公元2年，全国就有人口近6000万；13世纪初，全国人口超过了1.2亿；到17世纪初，突破了2亿大关；清道光三十年（即1850年），全国人口达4.3亿。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总人口为5.41亿。

1949年10月1日，一代伟人毛泽东步上天安门城楼，以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庄严宣示，唤起了华夏儿女的无限激情。

从此，战乱结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逐步改善，我国人口呈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新特征。据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54年全国总人口为6.02亿，1964年达7.23亿，1982年迅速飙升到10.32亿。

人口过快增长，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关注，更引发了共和国领袖们的无限忧虑。因为此时，全国人民还在为解决温饱而不懈奋斗，人多耕地少，生活质量差，如果人口增长按此速度不加节制任其自由发展，必将造成国穷民弱、人口质量不断下

降，那既是对那一代人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既是对中国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世界的不负责任。

于是，学界、政界的有关人士发出了一致的声音：必须控制人口。

计划生育，一个崭新的名词就此出现在国人的词典里。

独生子女，一个时代的符号亦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邓颖超来信说孕事

1954年5月28日，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的一封亲笔信被送到了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手里。

小平同志：

我收到了铁道部国际运输局易惟敬和中央电影局魏韵森二同志的信，提到关于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以及避孕的问题。这个问题有许多机关女干部也曾经反映过，确是带普遍性的。据我所知，有不少已婚男女干部为了避孕，由于得不到指导及适宜的医药工具等而被迫自行盲目解决，采用了一些有损身体健康的办法或引起疾病，以致造成不良的后果。倘主管及有关方面不及时注意，采取主动的方针和适宜可行的步骤，任其自流，则会使许多干部因缺乏避孕的医药卫生常识而造成不良的后果，将影响干部的身体健康，也影响其家庭幸福及女干部的工作和学习。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提请主管机关及有关方面予以考虑，采取措施才好。

按照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数相当高，首先在机关中的多子女母亲或已婚干部的自愿节制生育实行避孕者中，推行

有指导的避孕，是可行而又必需的，也不致有何不良影响。国家卫生机关应主动拟订办法，帮助干部解决避孕问题。此事曾得你面许同意，特请批示交有关机关着手进行，是所切盼！另附易、魏二同志来信及苏联避孕药发单抄件一份，以供参考。专此。

即致敬礼！

邓颖超

读过信后，小平同志欣慰地点了点头。

这是一封文字简洁、语言朴实、态度中肯、说理充分的短信。邓大姐以妇女“娘家人”的身份，为深受生儿育女之苦的妇女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节育与避孕。

刚刚迎来解放、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的妇女们，越来越感受到怀孕生子之苦。据有关方面统计，当时的总和生育率（某一时期全部年龄别生育率相加之和）达 6.06，其中约有 94% 的妇女生育 3 个以上孩子，有近半数的妇女生育 6 个孩子。许多妇女为生育所累，他们不想再做生儿育女的机器，强烈要求节制生育和避孕。

而在这之前，国家是禁止这一行为的。1950 年 4 月 20 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央军委卫生部联合制定了《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1952 年，卫生部又出台了《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规定“已婚妇女年逾三十五岁，有亲生子女六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一人年逾十岁，如再生育将严重影响其健康以至危害其生命者”经过批准后方可绝育，否则“凡违反本办法自行实施绝育手术或人工流产者，以非法堕胎论罪，被手术者及施行手术者均由人民法院依法处理”。1953 年 1 月 12 日，

卫生部因一些地方从国外进口避孕药具又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

小平同志对这些规定，早就有些异议。1953年8月，他感觉到节育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针对当时部分人有自行节育的需求，他要求有关部门“应立即纠正禁止避孕药和用具进口的做法”，并敦促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

正值此时，邓颖超大姐的信来了。他迅即在信上批示：

仲勋同志，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卫生部对此似乎是不很积极的。请文委（当时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同卫生部讨论一下，问问他们对此问题的意见，如他们同意，就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如何处理，请你酌定。

习仲勋同志时任政务院秘书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接到批示后，高度重视，组织文委会和卫生部等部门进行研究。一个多月后，经习仲勋批复以卫生部名义下达了《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11月10日，卫生部又下达了《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

又过了两个多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于12月27日主持召开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座谈会，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他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关于节育问题，我们党、我们的卫生机关和宣传机关，是提倡还是反对？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据考证，这次讲话，是中央对节育问题最早、最明确的表态。

为了落实刘少奇同志的讲话精神，1955年2月，卫生部向中央递交《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报告称：“根据党中央指示的精神，我们认为在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应当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在将来，也不应反对人民群众